

〔苏联〕尼·别切尔斯基著

甘卡

GANKA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联〕尼·別切爾斯基

甘 卡

王 崇 廉 譯

阿·丹保夫金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甘卡是个聪明活泼、有点淘气的孩子，他跟爸爸到西伯利亚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布拉次克水电站工地上去。一路上，他看到了祖国的辽阔大地，也碰到一些意外的事。在新地方开始生活以后，由于他骄傲，要强，轻视平凡的劳动，他和他的新朋友們鬧翻了。因为沒有人同情他，他赌气离开了布拉次克，想独自回莫斯科。经历了一些磨难和巧遇以后，他又回到布拉次克。后来他和朋友們和好了，跟他們一起生活学习，帮助大人們建設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書。作者讓甘卡自己叙述了他的許多有趣的经历、他的种种稚气的想法，非常生动而亲切地向我們介紹了苏联儿童的生活，他們的优秀品质，水电站的巨大工程和苏联人民不畏艰苦、为建設共产主义而忘我劳动的热情。

Н. Печерский

ГЕНКА НИЖОВ-ПЕРВЫЙ ЖИТЕЛЬ ВРАТС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8

甘 卡

尼·別切爾斯基著

王 崇 康 譯

阿·丹保夫金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譯0261 (高)

開本787×1092 1/28 印張7 8/7 字數142,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號：R10024·2435

定價：(4) 0.42 元



1. 艰难的生活。“荒涼的”远方。一封不愉快的信。

你們要是問問我們院子里的孩子，将来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們馬上就会哇哩哇啦地告訴你：飛行員啦，工程師啦，船長啦。就連紅头发的柳斯卡，一个鼻子上架着一付大圓眼鏡的小女孩，也不甘落在男孩子后面，說：“我要把一部字典从头到尾研究完，将来做个有學問的人。”这位“有學問的人”白天黑夜挾着一部厚厚的字典，嘴里老是念叨着：“一旦、一般、一举两得、一鳴驚人……”

只有我沒有一桩中意的职业。今天想当飛行員，明天想当捕鯨手，后天又想成为足球健將或者消防隊員。有个时候我还打定了主意当小

丑。我看了馬戏回来以后，把臉上紅一块綠一块地抹滿了顏色，开了各种各样玩笑。結果大为成功。孩子們簡直笑得肚子疼。

这一来可惹起了許多麻煩。晚上，我們吃晚飯的时候，爸爸好生奇怪地把我打量了一番，問我說：

“甘卡，你的耳朵怎么变紅了？又打过架吧？”

“今天我沒有打架。我看过馬戏。”

爸爸站起来，仔細觀察我的耳朵：

“你涂过顏色？”

“我沒有拿你的油画顏料！我連它摆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涂的是水彩画顏料。”

“你的脖子上有沒有脑袋？”

有沒有脑袋，这不过是头一个問題。接着，問題就象連珠炮似地向我发过来，問我打算淘气到什么时候为止，为什么我的俄語总是得两分，大門廊里的玻璃是誰打破的……

我祖母想搭救我。

“这怎么行，巴沙！”她說。“你忘了他是个沒娘的孩子嗎？你自己也是从小孩子长大的呀！”

“請你不要包庇他！我在他这么大的年紀已經擰面包啦！”

爸爸把我折磨了两个鐘头。他在房間里踱来踱去，想起什么事情，又問：“誰揪柳斯卡的辮子？誰向噴水池里扔石头？”

好象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似的！我的手从来沒拿过石头，至于柳斯卡的辮子，大家都揪，就連隔壁院子里的孩子都來揪。

唉，我簡直想象不出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不管什么地方出了什么

事情，所有的帳都算在我的头上。耳朵里就只听见：“淘气鬼，闖禍精，頑皮大王！”頂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

告訴你們，我一氣下了決心：我就待在家里，看有什麼結果。順便提一提，我終於找到了一樁好職業：我開始寫詩。

起初，我以為詩很容易寫。想到什麼題材就信筆寫下去，直到手寫酸了為止。誰知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坐了整整一個晚上，只寫了幾行東西。不是絞盡腦汁押不好韻，就是韻律不齊。一句長，一句短，好象撐着一支拐杖。直到第二天我才勉強寫好了這首詩。

不過总算是一首好詩。它寫到春天，寫到楓樹，寫到我站在河岸上，“孤独地眺望荒涼的遠方”。據我看，這首詩絲毫不比真正的詩人寫的詩差，甚至還能上口唱。

可是，在家里唱有點不大方便。再說，我的听觉和嗓音也不行。我坐在桌子旁边，用脚打着拍子，輕聲輕氣地哼着：

‘我孤独地眺望荒涼的遠方，
心里悄悄地涌起了悲傷。

爸爸留神听着，他問：

“你哼什麼？”

“我在吟詩。”

“奇怪的詩。誰寫的？”

開頭我打算承認，後來一想：“干嗎性急呢？先讓它印出來。”

我把詩誊寫清楚了，寄到少先真理報去。

我等了一天，兩天，三天，報紙上始終看不見我的詩。我想：“信大

概遺失了吧？或者有人把我的詩竊為己有，想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吧？”
後來回信忽然來了：“斯捷班·魯契札爾尼！請來本報編輯部一談。”
下面是個莫名其妙的、帶鈎子的簽名。

這可能是什麼人呢？楚科夫斯基，還是寫斯焦巴叔叔那首詩的米哈爾科夫〔注〕？

到了編輯部我才知道：既不是楚科夫斯基，也不是米哈爾科夫。接待我的是個戴眼鏡的女人。她讓我坐在她旁邊，拿着我的詩稿，問：

“斯捷班·魯契札爾尼就是你嗎？”

“是我……也可以說不是我，這是我的筆名，我叫甘卡·別若夫。”

“原來這樣……這首詩是你自己寫的嗎？”

“當然是我自己寫的。我寫了兩個晚上。”

戴眼鏡的女人把詩又念了一遍，用紅鉛筆做了個記號。

“我不喜歡你的詩，”她說。“你的詩里有很多錯誤。荒涼的‘涼’字應該怎麼寫？”

“我怎麼寫的？”

“你寫了個原諒的‘諒’。”

“唔，那麼是寫錯了。這是偶然的筆誤。我太性急了……”

“你的語文成績怎麼樣？”

“學季總評是五分，從前是四分，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去年的事……”

“奇怪。你在哪個學校念書？”

〔注〕 楚科夫斯基和米哈爾科夫都是蘇聯著名作家，都寫過好些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

斯焦巴叔叔是米哈爾科夫寫的一篇兒童敘事詩。

我又想撒个谎，这时候折磨我的人忽然因为一件急事被叫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请你明天再来吧，”戴眼镜的女人说。“我得详细地和你谈一谈。”

我高兴极了，马上溜出了门。

当然，我再也没有到编辑部去。家里的麻烦事儿就够多的了。

可我并没有放弃写诗。不过现在我不是把它们寄给少先队员真理报，而是寄给其他的报纸和杂志。我不撒谎，那些报纸和杂志也没有把我的诗登出来，可是，他们的答复多么客气：“尊敬的鲁契札尔尼同志”，“非常遗憾”，“十分抱歉”，有一封信甚至用了“亲爱的”这个字眼。那些人才了解人的心理哩！

我把这些回信给院子里所有的孩子看，不给他们看全部，只给他们看写着“尊敬的”和“祝您在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话的地方。孩子们简直眼红得要命。只有柳斯卡什么也不想明白。有一次她居然说：

“你根本不是什么‘尊敬的’！你写的东西一文不值，尽是一派胡言，所以人家才不给你印出来。”

“什么叫‘一派胡言’？”这个词儿你是从字典里读到的吗？”

“‘一派胡言’就是胡说八道，至于我从哪儿读到的，你管不着。”

你们说气人不气人！柳斯卡还吓唬我说，她要告诉我爸爸，说我好象上课的时候不听老师讲课，只顾在练习簿里写各种各样废话。

这个穿连衣裙的“字典”真会找我的麻烦。我相信她当真做了这件事。从前总是由我从邮递员手里拿信拿报纸，现在呢，电铃一响爸爸就走到门口去，亲自接过所有的邮件。

我想告诉你们的这件事是发生在星期日。



我們剛剛坐下來吃早飯，電鈴响了。

“魯契札尔尼是住在这里嗎？”郵遞員問。

“唉，”我想，“完啦！”

爸爸拿着一封挂号信，眼睛直盯盯地瞧着我，就好象我杀了人或者把邻居家的猫身上涂了墨水似的。（这种事情真有过一次，可是那不干我的事。我不过抓住猫，墨水是別的孩子給涂上的。）

“你就是魯契札尔尼？”爸爸問，一面拆开信封。

祖母听到我們之間莫名其妙的問答，就走到我們跟前來了。

“公安局寄来的嗎？”她問。

“暂时还不是。你拿去看吧。”

信里說的話不值得告訴你們。有个文学顧問劝我放弃写詩，去干“其他有益的事”。

好个文学顧問！我偏不放弃！

可是，頂气人的是爸爸相信了他的話。

“要是你不停止这种胡鬧，”他說，“我要剝了你的皮！你記住我这句话！”

我不怕挨揍，但是詩到底不写了。干这种事情太沒有意思了。整个晚上坐着想韵律：爱情——树林，言語——雷雨。想得你头昏脑脹。

不过你們別忙，不要以为我压根儿扔掉了我的練習簿。我不会那么干的。你們想想吧：我一看見白紙，我的手就想动，就发痒。

我考虑了很久，我應該做什么呢，結果我拿定了主意：写沒有韵律

的散文。我要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在它里面描写莫斯科，描写我们 145 学校，描写爸爸，描写祖母，描写柳斯卡，总而言之，描写我的整个生活。

可是我没有实践我的诺言，我没有写过一行字描写莫斯科。

怎么会这样的，下面我就说给你们听。

2. 秘密的谈话。红线伸向哪里？我们去布拉次克。

你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家里的人都在含含糊糊地，甚至可以說秘密地談着什么事情，我怎么有心思写日记！每天晚上，我们四层层房的所有窗子里都亮起灯光以后，柳斯卡的爸爸妈妈，佐雷金夫妇就来了。穿连衣裙的字典，就是柳斯卡，也跟着出现了。她噤哩哇啦地说着叫人听不懂的话，同时你们注意，她的话里老是不离“一”字开头的词儿：一往直前、一筹莫展、一成不变。听着她“一个劲儿”地咬文嚼字，不管谁的脑袋都要发胀。我爸爸从书橱里拿出一张磨破了的大地图。大家都僵下身子，用手指在地图上划来划去，似乎打算逃跑，或者开拓新土地。不用说，他们把我撵得远远的。大人干什么秘密事儿的时候，我就得坐在厨房里听柳斯卡的“一席良言”、“一番教誨”。

不管怎么说，这总不是一件快活的事。

可是，他们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为什么要这么神秘呢？

好吧，让他们玩手段去吧。反正我会知道的。

有一天放学以后，我拿出地图，象个密探或者侦察员似地开始对它进行研究。首先我看到的是一条用红铅笔画出来的细线。我注意察看

这条細綫伸到哪里去。

喝，原来远得很呢！我还以为他們打算到彼罗沃什么地方，或者顶远到道米里洛^{〔注〕}去呢！

紅綫从莫斯科出发，向下，向喀山、斯維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伸延，然后折向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諾雅尔斯克，最后在藍色的、弯成鑊刀状的貝加尔湖旁边打住。

难道他們就是想到貝加尔湖去嗎？

我开始留神听大人們談些什么。果然不錯，我們家的人決定到西伯利亚去。我亲耳听見佐雷金說：

“要去大家一块去。”

可是，他們說到远行的事情为什么要低声低气的呢？

我又堅起耳朵。夜里大家以为我睡着了的时候，我听見这样一段談話：

“你怎么想的，巴沙，我可不能把家扔下呀。我生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再說，我把棕櫚树送到哪儿去，你想想吧！”

棕櫚树是祖母的宝贝。二十年前，祖母种下一顆棕櫚树籽。种籽长成一棵大树。每天早晨，祖母用温水澆棕櫚树，一直象照顧小孩子似地照



〔注〕 彼罗沃和道米里洛都是莫斯科附近的城市。

願它。去年，佐雷金把一個香烟頭扔在栽棕櫚樹的木桶里。祖母到現在都不能原諒他這件事，碰到他就說：

“我沒有想到您會這樣！真正的鄰居決不會做這種事！”

我躺着不動，注意聽着下文。

爸爸好半天不開口，後來說：

“要是你不願意去，我就和甘卡兩個人去。”

我差點高興得跳起來。兩個人去甚至更有意思。至少沒有人再逼着我一天洗三回臉了。

“我不能讓你把甘卡帶去，”祖母說。“象你這種脾氣怎麼能教育孩子！對待孩子應該溫和，不應該動不動就對他叫喊，責罵。”

祖母和爸爸爭論，嘆氣，鬧了半天，後來爸爸說：

“好了，先睡覺吧。現在考慮這件事情還早。說不定人家還不要我去呢。等回信來了再說吧。”

這時候我全明白了。阻礙我們遠行的只有棕櫚樹和一封什麼信。

這是一封什麼樣的信呢？大概爸爸寫信到西伯利亞去要求雇用他，現在就等候那邊的回信。一定會錄用他的。象他這樣的木匠，全莫斯科算起來也只會有一兩個。爸爸還得過一張獎狀。獎狀就掛在飯廳里我做功課的那張桌子左邊牆上。我只弄不懂一件事：為什麼佐雷金也要到西伯利亞去呢？就象那里沒有看見過會計員似的！唔，好吧，既然他們要去，就讓他們去好了。這跟我毫無關係。

我們怎樣等信，爸爸和祖母怎樣又談了几次話，這些事情說來話長。最有趣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終於到西伯利亞，到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布拉次克水電站工地去了。

差不多整条街上的人都来給我們送行。到車站来的不光是邻居，还有别的院子里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嗯，他們这样关心我們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你們在莫斯科找找爸爸和我这样勇敢的人看。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可不比索科尔尼基公园或者高尔基公园〔注〕！

噢，我簡直忘記跟你們說了：来送我們的还有祖母和佐雷金一家人。我早就料到布拉次克水电站不会要佐雷金他們去。

柳斯卡很羡慕我，甚至哭起来了。當我們不分彼此和大家告別接吻的时候，她說：

“我們以后也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是一定的。我一本正經告訴你。”

祖母也答应去西伯利亚。

“等我把棕櫚树托給一个好人，我馬上就到你們那里去，”分別的时候她說。

扩音器里最后一次通知送行的人离开車廂。列車員拿出小旗子，象哨兵似地站在車廂門口。送行的人揮动手帕和帽子。人群里，祖母那張流着眼泪的臉一閃就不見了。

火車越开越快。

再見，莫斯科！也許，我們永远不会再見了……

3. 蛋糕山。玻璃雄鷄。在車廂踏板上。

火車載着我們奔馳已經是第二天了，很快就进入西伯利亚地帶，車廂里却照旧悶熱。大家都沒精打采的。可惜在小站上停留的次数太少。

〔注〕 索科尔尼基公园和高尔基公园都是莫斯科的大公园。

那些小站上要买什么有什么！烤香腸，热气騰騰的、撒了大盐粒和辣椒的馬鈴薯。大站上就沒有这些东西。橡皮輪手推車上只有夹肉面包、罐头和热水，喝了这种水嘴唇会粘起来，舌头会变紅，象用甜菜擦过似的。

在一个車站上，爸爸和另外几个旅客去找餐厅經理。

“你們这儿是怎么啦，亲爱的？食堂里什么都沒有。連蘿卜也看不見，更不要說麦片粥了。”

爸爸提到麦片粥是因为他答应过祖母，每天早晚給我吃麦片粥，如果办得到的話，白天也讓我吃一次。

餐厅經理很生气，嚷着說：

“你們說‘什么都沒有’？跟我来！”

他把旅客領到餐厅的一头，指着一个食品柜，說：

“你們看，連蛋糕都有！”

一个象我在博物館里看見过的那种玻璃圓罩子里，矗立着一座紅白二色的大山。当中有一座巧克力糖的高大建筑物，尖塔頂上有一颗紅星。建筑物周圍散布着逼真的綠色小花。

“去年的吧？”爸爸問。

“去年的？什么話！这是特地定做了供应五一节的。”

尽管它是供应五一节的，我們却沒有买。到下一个大車站，爸爸交給我五个卢布，說：

“或許可以买到几条黃瓜。可是当心別誤了火車。”

列車員通知說火車要停十五分鐘，到柵栏外面的那个市場来回頂多花十分鐘。还多整整五分鐘，或者照大人們的說法，整整半天。

我看見攤子上有許許多多黃瓜：小个儿的，兩側帶有黑色茴香叶

子的；大个儿的，熟透发黄的。如果把这种黄瓜咬破，用手指去挤压，它就会象水龙带一样喷出一股水来。我买了几条透熟的黄瓜、两只红色的雄鸡棒糖和一只糖渍苹果。

我真没有想到，这两只味道象普通窗玻璃的雄鸡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我还没有来得及咬掉第二只雄鸡的尾巴，忽然听见汽笛响了。这当然是我们的火车。幸而栅栏很低，不然的话，我就象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看不见褐熊和布拉次克了。

我跳过栅栏，拼命追赶火车，这时候我后面有人大喊：“抓小偷，抓住他！”多好的运气啊：不但误了火车，还要平白无故去坐牢！

可是火车到底给我赶上了。不是我乘的那一节车厢，是最后一节，有陡峭的踏级和发亮的铜把手的国际车厢。火车已经开足了速度。风在耳朵里打唿哨，车轮下面卷起来的灰尘和尖利的小石子直打我的脸。

开头我还喜欢这样站在踏板上旅行，但是后来手渐渐酸了。我抛掉了买来的东西。黄瓜在旋风里打转，滚到路坡下面去了。现在顾不上黄瓜啦。眼瞧着就要落到火车轮子底下去，你还来不及叫一声，它们就要把你轧成三十六块了。

火车又开了一段路，我突然觉得我的头开始打转。我的腿弯了，身子渐渐往下沉。恐惧使我增加了力量。我挺直身体，又把背贴在冰冷的布满灰尘的车厢门上。

“开门，开门！”我大声叫喊，用脚踢门。

一点没有回音。火车颠簸着转了弯，继续向前奔驰。电线杆、养路工人的号房从火车旁边掠过去；偶尔在路坡上闪过的孩子们向我挥胳膊，扳道员把手搭在额头上瞧着我，对我晃拳头。

远处终于出现了高大的貯水塔和白色的車站建筑，火車开始降低速度。我高高兴兴跳到月台上，向自己的車廂走去。

爸爸不在車室里。放着我的被子和那本封面又厚又亮的厚筆記本的鋪位上，坐了几个陌生人和我們这列火車的車长。他們舞着胳膊在爭論什么事情。

我一走进去，說話的声音就停止了。跟我們同車室、一路上几乎沒有离开上鋪的那个女人，看見了我說：

“喏，你們看！他爸爸急得要死，跑去打电报，他倒若无其事，这个淘气鬼！”

車长把軋票鉗子軋响了一下，好象要把我当作車票一样軋一个洞，向我說：

“你剛才到哪儿去啦？”

虽然我沒有义务答复車长的話，可我还是回答了他：

“去买黃瓜的。”

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車长又把軋票鉗子弄响了一下：

“黃瓜呢？”

“被我扔掉了。”

一条被子从上鋪滑下来，落到地板上，随后出現了上鋪旅客的一双脚。她紧紧关上了門，說：

“不要放他出去，不然他又會逃跑的。”

这时候爸爸进来了。他用疲倦的、有点漠不关心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坐到凳子上，用拳头支着腮帮。他就这样一直坐到火車开动。当車輪重新发出噶嚓噶嚓的声音，开始赶它沒有尽头的路时，他好象自言自

語地說：

“还是把你留在莫斯科好……”

4. 老朋友伊戈申。安加拉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在海底旅行。

爸爸監視着我的一舉一動。我一離開車室門，他就嚷起來：

“往哪兒跑？馬上坐到你的位置上！”

沒有話說，倒霉的日子來了！

窗外老是同樣的景色：山嶺，森林，又是森林，黑壓壓的、靜悄悄的。僅僅偶爾有一條小河、一口裝着高高的汲水杆的井和一片帶着發黑的死水的沼地從一旁閃過。

我拿出筆記本，開始把我在路上遇到的事情都記下來。可是，在火車上寫字真困難：小桌子不住地亂抖。這一個字跳到那一個字身上。你寫是寫了，可是寫的是什麼連你自己也看不懂，完全是亂塗一氣。

很快到了新西伯利亞。我和爸爸到郵局前往伊爾庫茨克發了一封電報。到現在我才知道我們在伊爾庫茨克有個老朋友伊戈申。當然不是我的老朋友，是爸爸的老朋友。伊戈申從前和爸爸一起在烏克蘭第一戰線上打過仗，現在在伊爾庫茨克一家工廠里工作。

“我們在他那里耽擱一兩天，”爸爸向我解釋，“然後去布拉次克。從伊爾庫茨克到布拉次克很近。”

過了新西伯利亞，我們又在火車上待了兩天。所有的旅客都不耐煩了，不時朝窗外望望，問列車員：

“我們的火車誤點了吧？”